

一部历久不衰 的黑色罗曼史

远流版新浪漫



小说经典系列

歌剧魅影

卡斯頓·勒胡 著 杨力 译



九洲图书出版社

I565.4

26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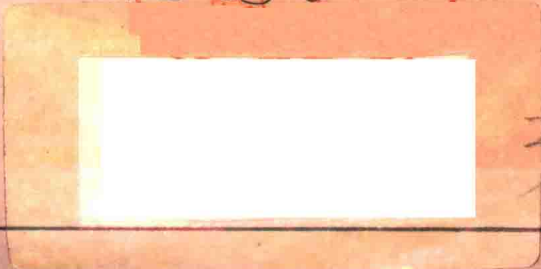
期 限 表

新浪漫小说经典 第一辑

一段浪漫悬疑的黑色罗曼史

歌 剧 魅 影

勒胡 著
杨力 译



SAT 25/06

(京)新登字 3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浪漫小说经典 第一辑/文硕主编.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5.8

ISBN 7-80114-053-2

I. 新… I. 文… III. 古典小说-浪漫主义-法国-近代-选集 IV. 1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309 号

书 名:新浪漫小说经典——歌剧魅影
出版发行:九洲图书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录 排:北京纵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排版中心
印 刷:北京达利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4.43
字 数:1330千字
版 次:1995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1995年9月北京第1次
印 数:1—10000
书 号:ISBN7-80114-053-2/I·32
定 价:65.00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违者必究

出版缘起

□王荣文/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

□读小说就象度假。

阅读精彩小说，乃人生一大乐事。

对现代人而言，紧凑的生活节奏切割了时间与精神之完整性，快速旋转于工作与家庭、生产与消费、群体与个我……等错综复杂的网络里，擦出五彩光芒却短暂的快乐火花，也承担各式各样外在与内在压力。或者说，现代人的生活是一种“拼图”游戏，人人手上一盒拼图，图案互异，拼法各凭本事，相同的是每天需重拼一回。日复一日重复操作中，固然累积善面资源，同样亦衍生恶性循环。如果称呼现代人是“工作机器”或“压力集团”应该不为过。

繁华社会提供名目众多的休闲娱乐管道，透过立即消费舒解生活压力，以旅游度假方式暂时关闭工作机器的开关也蔚为风气。然而在漫长的非度假时间，及对大部分活动空间仅限于工作(或就学)与家庭范围的现代人而言，精选休闲管道仍是必要的。我们重新检视忙碌的现代生活型态后，发现阅读的乐趣与效益逐渐被现代人忽略，故建议以阅读精彩小说作为“减压”管道，替紧绷的精神

松绑。不仅阅读的过程即是一趟类似出国度假的旅游，更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充电效果。

《新浪漫小说经典》出版目的，即是研发热门小说路线，鼓吹现代人加入小说度假之旅。我们希望变成专门为读者洽办阅读小说业务的旅行社。

□类型小说旺季

《新浪漫小说经典》包罗万象，涵盖各种类型的精彩小说：历史古典、侦探冒险、推理悬疑、都会异闻、政商传奇、现代浪漫……每一种开发中的类型均以质的提升与量的拓展做为双重标竿。喜爱历史古典的，能于阅读中擦亮古人智慧，宛如纵横汉疆唐土，与英雄豪杰并辔驰骋；热衷政商传奇的，则能擘析经营策略，洞察诡谲人性，与第一等智谋人物面对面。我们期待透过小说，提供读者重调生活步骤，培养“减压”习惯，更积极地拓宽心灵视野。

每一种类型，都是小说的旺季，期盼与广大的读者结伴同游。

推荐辞

□吕淑蓉/撰文

《新浪漫小说经典》之开发宗旨，乃为了邀请读者共度阅读小说的快乐时光，让兼蓄丰沛情感与原则能量的“浪漫性格”，重新在现代社会复生。因此，我们首先锁定充满瑰宝的法国通俗小说，作为敲门砖。

狭义地说，法国的通俗小说(Roman populaire)专指19世纪到20世纪初之间兴起、蓬勃，继而式微的一种大众文学，例如大仲马的《三剑客》、莫里思·乐布朗的《亚森罗苹》、马洛·艾克多的《苦儿流浪记》、居乐·维尔恩的《海底两万里》、《环游世界八十天》……等等。这些作品相信许多读者都相当熟悉，然而却只不过是法国通俗小说的一小部份而已。

当时的通俗小说题材非常广泛，从历史小说到科幻小说，从社会奇情到武侠侦探，包罗万象，可说是想象力竞赛的空间。在还未泛滥到抄袭滥制之前，好看的作品还不少。

通俗小说又往往与报纸的连载小说密不可分。当时报纸初兴，订费昂贵，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售量，便将报纸下方原来保留给政评艺评的小方格处，改放连载小说，一时大为轰动，力量如排山倒海。据说在俄简舒(Eugène Sue)的《巴黎探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连载期间，许多垂危的病人硬是撑到完结篇出来了才肯咽

气,其魔力可见一斑。

19世纪的重要小说家,如左拉、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福楼拜,乔治·桑……没有人不在这个领域留下一点痕迹的。因为当时的报纸是唯一可以接触到大众的媒介,摇笔杆维生的作家要成名,要卖座,这是最便捷有力的途径。

这些作品的特色是想象力强,情节丰富,高潮迭起。它们的作者也许不是一流的文学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作品往往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的生活。就这个意义上来讲,许多所谓的正统作家反而成了一种边缘文学的代表。

当然,通俗小说的发展,并没有随着前述这种文学型态的衰微而终止,反而因为时代、读者品味及媒介工具的演变,衍生出不同的面貌。本系列小说的选择,有意地偏重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不同类型的作品。

我们的希望是,提供一种对老一代的读者似曾相识、对年轻一代的读者也许新鲜的阅读经验,但愿在讲究刺激的千百种现代作品中,给读者一个怀旧的想象空间。

卡斯頓·勒胡生平簡介

卡斯頓·勒胡(Gaston Leroux, 1868~1927)是19世紀法國連載小說的最后絕響。自他之后,這一種文學形式可說真正進入式微時期,一蹶不復再起。

勒胡出生于巴黎,书念得很好,完成法律学业后,由于见多了一些所谓代表正义的人干钻营费劲,遂改变了志向,决定今生的目标是要得到法兰西学院颁的奖。听说若是正式当了律师,便没有资格得奖,他于是决定改行当记者。

勒胡从1894年起,在当时规模最大的日报《晨报》工作,撰写法律专栏,又兼任报社的特派通讯员。他生性好动,脑筋灵活,极富幽默感,频有惊人之举——例如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在一个案子开庭前夕,潜进被告的牢房里挖取他的口供,案子才开庭,他的独家新闻已经上报;又如1904年,整个欧洲引颈等待南极探险队的归来之时,他独发奇想,跑到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去与探险队会合,和他们一同凯旋而归,靠着途中和队员的相处及迂回的刺探(那时规定要守密),写成一篇报道,抢在别人之前上了头条。

在这一连串大手笔之后,他与报社当局短暂不合。直到重归旧好后,才开始连载小说作家的生涯。

勒胡共写了34部小说,其中有两个系列特别著

名，其一是以一天才记者胡尔达必为主角的侦探小说，另一个则是一个宿命论的苦牢犯 Chéri-Bibi 的悲情生涯。但是我们的读者最熟悉的，或许应当算是脍炙人口的《歌剧魅影》。

勒胡生性不喜依循常规，写作亦然。他的作品充满想象，看似超乎常情，往往却是真实的世界。他的作品形态多变，人物鲜活，情节奇幻诡秘，有如童话世界——侏儒食人魔尽出，鬼怪灵精出没。在最紧急恐怖的关头，偶尔还不忘来点黑色幽默，令人莞尔。

法国通俗文学家弗朗西斯·拉卡森 (Francis Lacassin) 对他大加抬举，说他是 20 世纪的通俗小说家中，唯一够资格与大仲马相提并论的。

拉卡森也认为，福楼拜借着笔下人物之口称赞大仲马的话：“他的人物精灵如猴，强健似牛，快活好像燕雀，来去如风，飞檐走壁，重创而能不死，死了又能重生，他的小说中处处是陷阱，毒剂解药，变妆化身，无奇不有，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给，连一刻思考的时间也没，其中的爱情不失情理分寸，狂宕不失欢乐，即使谋杀亦令人不禁会心一笑。”对勒胡亦适用，我们且不论这样的比较是否得宜，但这段评语总能帮助我们对卡斯頓·勒胡其人其作有个概念。

译序

□杨力/撰文

第一次读《歌剧魅影》(Fantôme de l'Opéra)是在从巴黎归台的飞机上。随性读来,未料却深深地被书中乖戾动人的情节所吸引。一路10多小时,未曾合眼。

一栋记录着拿破仑三世辉煌年代的历史性建筑物、一段子爵与歌女私奔的悲惨恋情,混和着因恐怖共和时期而沉冤地下的历史悲剧,法国20世纪初的通俗小说奇才卡斯頓·勒胡(Gaston Leroux)就如此利用故事的传奇性、新闻性、历史性攫取了千万个读者的心。

卡斯頓·勒胡用第一人称将自己化成在历史事件轨迹当中寻求解答的研究者,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放入其中作见证,让虚构的小说情节紧密与真实事件结合,难辨真伪。

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强烈而鲜明:子爵韩晤与女高音克莉丝汀这对注定必须经过磨难方能成长的金童玉女、迷信无知的剧场工作人员、刚愎自用的剧院经理。当然还有令人不知是该痛恨或该同情的悲剧人物——“剧院之鬼”艾瑞克。

这本小说最迷人之处,就在艾瑞克身上。他谜样的存在,让原本仅是富丽堂皇的巴黎歌剧院充满人生爱恨癫痴的玄机。他善于利用人性,几至邪恶的地步。他巧妙地利用物理原理在雄伟的建筑

物里布下精纯微妙的机关，然后运用这些机关让整座剧院因恐慌而成为他尊御的剪裔。由于天生的缺陷，他成为人见人畏的活死人，因为这种吓人的模样，他永远无法如同正常人般生活在阳光底下。他的偏激来自于世人的排挤；他的狂妄任性来自因被歧视而产生的自卑。他对剧院的一切予取予求，在他的眼里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剧院是他选择用以度过悲惨残生的城堡。

如果不是温柔而天真的克莉丝汀燃起了他对爱的渴望，尔后的悲剧亦不会如此带有爆炸性。他是个可怜也可恨的痴心人，躲在阴暗的剧院地下层里，撰写着《胜利的唐璜》，想象终有一日，有一名女子会深深爱上他的才华，而不在于他丑陋的外貌，克莉丝汀的出现让他以为梦想终于成真，他以为自己终将成为赢得美人心的唐璜。

悲剧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人性的脆弱。

克莉丝汀看不破外在的虚幻，艾瑞克却看不破情关，两人同样令人心酸。而这不正是天下男女缘起缘灭，在红尘俗世中翻滚痛苦的原因！

卡斯顿·勒胡无意批评人性，只是将人性悲剧面的那根弦拉至最紧，让读者随时都有因崩裂而心痛的感觉。而整部小说，就象一串曲折攀升的音符，当弦拉至最高最紧密处时，卡斯顿·勒胡没有选择嘎然而止，反倒长长拉上缠绵而低回的一段终曲。

正是这样带着音乐质地的铺陈，让故事更加动人心弦。作者大量引用名师的巨作，辉映小说中人物的心境。《拉萨复活》与克莉丝汀的思父之情，《奥赛罗》暗喻悲剧的开始，《浮士德》中魔鬼的恋情……整部小说读来就象是聆听了一场错综曲折的歌剧。

这部书在1986年由安德鲁·洛伊德·威伯(Andrew Lloyd Weber)改编成歌剧在伦敦上演，受欢迎的程度历久不衰。改编过的剧本，为适应舞台演出，已与原著大有出入，许多原著中曲折而巧妙的情节，并不能借由单纯的舞台效果来展现。读完原著再去聆听改

编而成的乐章，其实颇为有趣，文字与音乐原是用以呈现生命的两种不同方式，结果却同样令人感动。

在此有句题外话想与读者共同分享，在译者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每当与朋友提起正在从事“通俗小说”翻译时，总引起他们对“通俗”二字的疑虑。其实冠上“通俗”二字并无任何褒贬之意，只是在文学创作上的差异，《三国演义》、《红楼梦》、《基度山恩仇记》皆是通俗小说，重点应是作者如何缜密构思遣词，烘托出人生的面面观。

平心而论，卡斯頓·勒胡的《歌剧魅影》，除了扣人心弦情节安排之外，不也是试图勾勒出人性的种种盲点！

胆汁绘红伶

——我爱读的《歌剧魅影》

□庄裕安/撰文

1993年夏天，我在伦敦女王戏院观赏了向往已久的《歌剧魅影》，秋天，又有小说中译本先睹为快的机会，套句文艺腔说辞，我真是陷身于喜悦与恐怖的氛围中。从前我恐怕是被唱片里麦可克劳佛甜美的嗓音给哄骗了，直到看过歌剧和原著小说以后，才真正尝到卡斯頓·勒胡在蜂蜜里下的胆汁。

勒胡生来就是写黑色推理的料，1868年他母亲在回诺曼第的路上碰上交通阻塞，竟因急产临时将他生在巴黎一家棺材店里。勒胡21岁那年继承了父亲一笔百万遗产，在巴黎河左岸和拉丁区，过着香槟与乳酪一般的好日子。他学的虽是法律，却没有专心朝本行发展，反而在新闻和杂志界打零工，当起逍遥的特约撰述。勒胡生性爱旅行，在近20年的记者生涯中，几乎跑遍全世界，这些丰富的奇风异俗阅历，日后都在他的小说中伸枝冒芽。

勒胡在39岁那年感到倦意，挂掉一个清晨三点的电话——主编要他即刻搭火车去法国南部采访一桩战役，决定在巴黎当一个蜗居的职业小说家。直到59岁那年逝于尿毒，他一共完成62篇小说，果然敬业又乐业。

1911年勒胡出版了《歌剧魅影》，这部作品对他的写作生涯意义非比寻常。在撰写一大堆床头小说后，他自觉需要有那么一本小说，能让“卡斯頓·勒胡”这个名号，起码在文学史上占一个小角落。

这本写得特别花力气的小说，没想到卖座反而没有预期中的好，一直到14年后，好莱坞将它拍为默片，捧红了大明星隆简尼，这本小说才顺势推舟大大畅销。对命在旦夕的勒胡，虽然是一剂回天乏术的强心剂，但风烛残终还能发觉自己的确押对了宝，足可含笑驾鹤了。

然而文学史是人间最无情的榜单，等到1982年作曲家安德鲁·威伯灵机一动，想改编此书为歌舞剧时，勒胡的小说不只早从书店下架，也几乎绝迹于书市了。威伯只好委托旧书商，帮他在千钟之中，找到这微渺的一粟。说也奇怪，勒胡的小说再一次咸鱼翻身，威伯的歌舞剧在全世界各大都会连演数年不坠，唱片也一再冲破白金大关，小说当然也水涨船高。这就是本书“名不见文学经传”，却在出版后的82年，会有中译本问世的由来。

到底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套用现今专家学者爱用的“类型”说法，它是爱伦坡加上柯南道尔。勒胡自己也提过，生平最服膺的便是这两位作家前辈。如果再加上巴黎那时还迷漫的“雨果风”，《钟楼怪人》对本书氛围的启迪，就更完整了。简直说来，它是描述歌剧院闹鬼，鬼魅囚禁红伶强行求欢，爱人前往搭救的冒险故事。如果小说也有“配色”，这本书就具备大红与大黑的反差，故事周旋于水晶灯下的豪华剧场，以及暗无天日的地下储藏密室。当它搬到伦敦女王剧院的舞台上时，难怪视觉效果那般优异。

虽然小说情节扑朔迷离，但勒胡将它视为纪实的情节，在作品中以“我”的角色抽丝剥茧，一再证明这是一则真的故事。当读者巡访伦敦时，总不忘去贝克街221号看“福尔摩斯的房子”，天晓得柯南道尔写作当年才只编到一百号；而歌剧迷进入巴黎歌剧院时，一

定也要去敲敲二楼五号包厢的大理石柱，看它是否空心，曾经容下鬼魅藏身。没有人晓得，为何勒胡对巴黎歌剧院的密室，知道得那么详细，他简直就是神出鬼没的艾瑞克的化身。当威伯和他的歌舞剧制作班底，为舞台设计而亲访巴黎歌剧院实景勘察时，才发现勒胡对歌剧院的描写，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万分感佩这本小说的写实程度。

勒胡的创作动机，也启始于 1896 年歌剧院大吊灯无端坠下砸死人的真实新闻事件。阅读这本小说最大的乐趣，追踪真与幻的交缠纠葛。勒胡不断“用爱伦坡来打结”，然后再“以柯南道尔来解套”。艾瑞克被描写成走遍大江南北，在俄罗斯·苏丹、波斯学过马戏魔术腹语、机关模型的异人，建筑和音乐是他最拿手的老本行。他在小说中，几乎是扮演“全知观点”的，但微妙的是，作者在描写他的言行举止时，又只能不断猜测。

电影和电视后来制作了几出艾瑞克的故事，但都与小说情节有所出入。因为叙事观点的改变，或是魅影身世的描绘，反而让情节过于聚焦而窄化。在勒胡的小说里，艾瑞克这个“人”简直不是固体的，他几乎只是一股气，真正存在的东西是他的黑披风。读完整本小说后，你简直说不出他像浮士德呢？还是更像梅菲斯特？但克丽丝汀无疑的会是玛格丽特。虽然我也极喜爱威伯的歌舞剧，他安排剧中人出现在舞台框架之外，以及用频繁的换景不断展现出剧场丰富面，但在人物心理的挖掘上，与原著比较是瞠乎其后的。

虽然这是一出以歌人剧院为蓝本的小说，但书中并没有太多专业的术语，除了少数一些人名和剧名外，不会影响阅读顺畅。如果我说它和歌剧有什么呼应，那么卡斯顿·勒胡已掌握 19 世纪法国浪漫大歌剧的精髓，那就是夸饰与排场。在观众相继离席后，豪华的水晶吊灯仍兀自坚持着，它要自己在暗地里发光，真象是这本被遗忘又被记起的黑色罗曼史。

目 录

楔子 [1]

这个故事，是本书作者叙述他如何进行追查，最后终于证明“剧院之鬼”曾有实存在过的经过。

1 真的是鬼 [9]

真的有人见到剧院之鬼吗？在剧院里，到处都可以遇见穿着一身黑色礼服的男士。但他们不是鬼，鬼与他们最大差别，不是那黑衣，而是黑衣里的骷髅头。

2 新星诞生 [23]

克莉丝汀让“玛格丽特”这个角色，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光彩，自此被封为“新玛格丽特”。然而，诡异的是，没有人知道她的指导老师是谁。

3 剧院经理离职之谜 [37]

白里尼瞪着眼回答：“24万法郎不会从马蹄下生出来，我们可不是为了侍候这个鬼才来工作的！所以我们宁可走掉不干。”

4 五号包厢的怪事 [49]

他们刚到五号包厢不久，又全体退了出来，然后向领席员抗议说，空无一人的包厢里，却有个声音向他们宣布——里头有人坐！

5 疑云满天 [61]

孟夏曼开始盘问五号包厢领席员纪瑞太太。他说：“你和剧院之鬼说过话吗？”“就像我现在和你说话一样。”纪瑞

太太答。

- 6 **童年往事** [71]
突然，一阵强风刮起，将克莉丝汀的披巾吹入海中，她看见一个小男孩跑向海边，连衣服也没脱就跳入海里，为她捡回披巾。小男孩就是韩语·夏尼子爵。
- 7 **音乐天使** [83]
克莉丝汀庄严的说：“音乐天使’每天在我的厢房里教导我。”她的语气既尖锐又诡异，令韩晤十分担忧。
- 8 **勘察五号包厢** [99]
经理们翻动厢房的家具，拉开窗帘和座椅，还特别仔细地检查“声音”习惯坐的那张椅子，没有任何发现！李查下了结论：“星期六，咱们两人就坐到二楼的五号包厢看表演！”
- 9 **最后通牒** [105]
当卡儿罗塔思考完种种有关她刚收到的恐吓信的疑点后，她凑向窗口，首先看见的竟是辆灵车，使她相信今晚自己将置身于最大的险境中。
- 10 **致命的诅咒** [115]
剧院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两位经理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甚至不敢回头，他们已丧失所有的力气，剧院之鬼正在他们的颈边冷笑着！
- 11 **神秘马车** [129]
克莉丝汀失踪后，有人看见她乘坐一辆小马车，出现在法院后侧，至于她的男伴，只是个隐藏在暗处的身影。韩晤悲伤地跑到现场守候。
- 12 **化妆舞会** [141]
戴着骷髅头、羽毛帽，身着猩红衣服的男人，身后拖着一